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 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

陈振宇¹ 杜克华²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2.国家开放大学(成都),成都 610051)

提 要 对意外意义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学术讨论史,它包括全新的信息,以及对这一状态的惊讶。意外与语法系统的相关范畴有区别,但并非自立于它们之外。在“意外三角”中,疑问、感叹分别借助“意外”这一桥梁彼此向对方转化,同时产生或强或弱的语用否定功能。我们集中讨论了“意外”范畴在整个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地位、功能与运行条件,运用了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语例来展示人类语言的修辞语用共性,以此来解释汉语与其他语言中的各种语法现象。

关键词 意外范畴 意外三角 语用迁移 说话者指向感叹 疑问 语用否定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5.05.009

一、“意外”范畴理论

“意外”(mirativity)范畴,指语言中关于“出乎意料”(反预期)的信息以及表达说话人对有关信息感到“惊讶”(surprise)的语气系统。“意外”属于句子层面的功能,但是表现惊讶的形式,可以在各个层次体现,如专门表示惊讶的语素、词汇、句法结构与话语标记等等。

自 DeLancey(1997)和 Aikhenvald(2004)，“意外”才在西方语法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后普遍把它作用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进行研究,与 mood(语气)、modality(情态)、evidentiality(实据性)等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些研究主要是在语言类型学领域展开,如 AksuKoc & Slobin(1986)对土耳其语词缀 -miş 的研究,DeLancey(1997 2001)对土耳其语、松瓦语、韩语等的研究。根据其他研究者的报告,这种句子层面的词缀、语缀、副词及话语标记,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地存在。但 Lazard(1999)和 Hill(2012)对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了质疑,他们认为这些标记其实属于其他范畴。

最早研究汉语意外范畴的是 Matthews(1998),他指出粤语的句末语气词“wo3”可以表示“意外”,之后 Chang(1998)研究台湾闽南语的“讲”,陶寰、李佳樑(2009)研究新派上海话的句

*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项目《现代汉语及方言中的否定问题研究》(批准号:12AYY001)的阶段性成果。王健、刘娅琼、刘承峰、盛益民、朱庆祥、吴建明、陈振宇、李双剑、王林哲、薛时蓉等学友及《当代修辞学》编辑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末“伊讲”,王健(2013)则广泛地研究汉语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这些研究大多致力于发掘汉语意外范畴的特殊表现形式,几乎没人考虑过意外范畴对语法系统的重大影响与价值,以及它所表达的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迁移过程和其背后起作用的机制。

学界另外有一个重要的研究,称为“反预期”(counter expectation)。西方反预期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如 Heine & Htinmeyer(1991)对预期状况和非预期状况的研究,Traugott(1999)对转折标记 in fact 的研究等。受此影响,国内反预期研究涉及面广,成果也很大,如陈振宇、邱明波(2010)对依赖于“反预期语境”从而从否定转化为揣测的跨范畴研究,金智妍(2011)对语气词“啊”的反预期功能以及这一功能与疑问、陈述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谷峰(2014)总结了汉语的反预期形式:转折连词、让步连词、“连”字句、反问句、“怎么”句、语气词“呢啊”等,以及大量的反预期副词和插入语;

“反预期”范畴与“意外”范畴都研究与说话者预期相反这一主观意义,但有许多不同:

1)反预期着重语用意义,也关注逻辑语义的一面,如袁毓林(2006、2008);而意外更强调句子范畴的一面,在语法范畴体系中为意外确立了一席之地,它在语法化的角度上也有独特的探索,并注重不同语言的类型共性与差异。

2)预期范畴内部可划分为“预期、反预期、解反预期”(袁毓林 2006);而不论反预期还是预期,都有可能产生意外,如预期标记“果然”,它暗示与预期一致的事实是有可能不会发生的,现在发生了,因此也令人吃惊。

3)反预期包括与说话者预期相反(如反预期、预期与解反预期句),与前文预期相反(如转折句),与社会预期相反(如极端条件句),甚至是与听话者预期相反(如强调事实句)等类型;而意外只管与说话者预期相反,即只考虑说话者自己的惊讶感受。

是否可以取消“意外”范畴,或者把它作为“反预期”范畴的一个子类呢?目前还不好下结论。我们认为应将二者的长处结合在一起,既从语用语义修辞角度讨论,又从类型学角度讨论。

二、意外三角与语用迁移

意外范畴在整个语法体系中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紧密地关联着三个重要的语法范畴:感叹、疑问与否定,可称之为“意外三角”(mirative triangle)关系。但不是这三个范畴的全部都与意外有关,而是其中的一些子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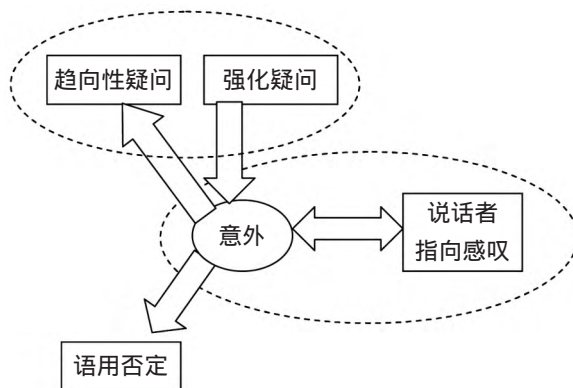


图 1:意外三角语用修辞关系

首先,“感叹”(exclamation)的本质是表达说话者的强烈感情或情绪,可分为两大类型:

说话者指向感叹(exclamation directed to speaker),说话者由于遭受某种外部信息,一般是由意外引起的反感、愤怒、痛苦或赞叹、幸福等强烈的感情或情绪,它们在话语中的表露,并不必然对他人产生影响,可以只是言者自身情绪的反映;听话者指向感叹(exclamation directed to hearer),说话者表现出某种强烈的感情或情绪,试图影响对方使之认同或激化对方产生特定的情绪或促使对方去做出特定的行为等等。

与意外相关的,主要是说话者指向感叹。意外会引起这样的感叹,因此两者几乎是二而一的事。例如,反预期标记“竟然”句,一般都带有某种强烈的主观情绪。

其次,“疑问”(interrogation)的本质是存在语义上的不确定性,需要对方到相应的选择域中去搜寻答案。疑问并不必然存在意外。典型的中性询问,即非趋向性疑问(interrogation without tendency),信疑大致各占百分之五十;询问时也并非迫切地要求对方回答。这种询问与意外范畴无关。

但有时,说话者已有真或假的倾向性认识,或者迫切地要求对方回答,即强化疑问(strengthened interrogation)。这些有标记的疑问句多与意外有关。

再次,否定(negation),包括显性否定(overt negation,有专门表示否定意义的语言形式,并且否定意义仅与该形式有关)与隐性否定(covert negation,没有专门表示否定意义的语言形式,但仍表示某种否定意义)。隐性否定又分为语义否定(semantic negation)与语用否定(pragmatic negation 或 negation by pragmatic process),前者指在词的语义内容中包括否定概念,如“拒绝”就是“不接受”,“怀疑”义为“不相信”等;后者指经由某种语用机制导致的否定功能,意外就是这种语用功能中最重要的一个。

语用否定往往有两个层次四个维度,分别如下:

(1)事件 X:小李的爸爸死了。

a 命题否定,是针对 X 这一言语内容的,又分为:

a1 否认命题 X 为真:难道小李的爸爸死了不成?! (他爸爸没死)

a2 承认命题 X 为真,但否认命题 X 的合理性:小李的爸爸怎么这么年轻就死了! 不应该啊。

b 元语否定,是针对对方说 X 的言语行为的,又分为:

b1 否认对方说话的某个方面特点,如针对对方的发音:什么 shì 了,是 sì 了。

b2 否认对方说 X 这话的合理性:什么死了! 那是“去世”了。

在如图所示的三角关系中,以“意外”作为连接点,形成一系列“语用迁移”(pragmatic transformation)这是一种错位现象:A 类形式(A-form)实际上却起着 B 类的意义功能(B-function)。它是对形式与意义功能的“对应性”语法原则的破坏,因此也是一种修辞机制。“语用迁移”的基本公式是:A 类形式+C 类特征→B 类意义功能。

导致语用迁移现象发生的关键,就在于 C 类特征。之所以称其为“特征”(feature),是因为它本身的功能不确定,可在多个范畴中起作用;而它的表示或赋予虽然一定要由特定的形式达成,但可以由多种方式达成,并不固定。另外,有时获得的 B 类功能有多种,这时需分出 B1、B2、……,并且这些 Bi 可能还有主次的区别。

与“意外”有关的语用迁移至少有以下几种:

疑问+[特征]意外→[主]语用否定+[次]说话者指向感叹

疑问+[特征]强化语气→[主]说话者指向感叹+[次]语用否定

感叹+[特征]强意外→[主]语用否定+[次]趋向性疑问

感叹+[特征]弱意外→[主]趋向性疑问+[次]语用否定

三、从疑问到感叹和否定

1. 反问现象

“反问”最初称为“反诘”，吕叔湘(1942)指用疑问形式表达否定功能的方式。反问是最常见的语用否定方式，但它也常常(但不必然)带有感叹语气。

“反问”这一语用迁移是怎样实现的？除了纯粹由心理与语境决定的反问句外，大多数反问句都具有某种形式特征表达了说话者对相关事实的“惊讶”。包括以下这些：

1)在疑问句中出现意外标记(反预期意义的成分)。根据石岩(2015)统计，汉语疑问句加上“竟然”后百分之九十五的例句都是反问句：

(2)a 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陆步轩《屠夫看世界》)
——没有这样的工人，真值性否定

b 什么？二嫂竟然骂我？我什么时候开罪过她，她要骂我？(岑凯伦《合家欢》)
——不应该骂，合理性否定

马达加斯加语 ka mba 本意指某人达到一个目的，不过这一达到是说话者认为不可能的，即事实与预期不符，所以它是反预期标记，在陈述句中 ka mba 可译为“竟然、居然、没想到”，而在疑问词 ve(吗)后带上(ka)mba，句子就表示反问(陈振宇、安明明 2013)。如：

(3) Rakoto ve mba hiteny?
人名 疑问词 竟然 要说话？

(Rakoto 竟然要说话吗？——“Rakoto 不会说话”或“Rakoto 不应该说话”)

俄语中有一个疑问语气成分，也是次级策略中的强化词 razve，它的基本语义就是表示惊讶：当言者发现事件 X 与他的预期相反时，他用“razve+X？”来表示这一惊讶，句子必须有语调模式 3，这是极性问的标准模式(参见 Comrie 1984: 21-22，这和汉语“难道”一般要与“吗、么”共现是一样的)。razve 句的反问性质非常强，几乎是无例外的，如：

(4) 3
Razve ty uezžaeš?
意外标记 你 离开 (难道你要离开？)

2)疑问句的音韵变化，从中性询问转为反问。广东话的中性是非问标记“…嘛”(ma3)，由否定词“唔”(m)和语气词 a4 合音而成，表询问，但它有一个表反问的变体“…me1”(汉字化为“咩”)，元音和声调不同，在意义上更不同，指所问的命题与说话者的设想严重不符，说话者极力要求对方予以解答。Meyer & Wempe(1947: 375)称为“表达惊讶的(surprise)的疑问问。”me1 多是对合理性的否定(另参见梁仲森 2005: 78)：

(5)乜你今日唔使拍戏 me1? (你今天不拍戏吗？——“你不拍戏”这事不合理)

马达加斯加语中中性疑问词是 ve，另有个 va 仅是元音不同，但主要用于反问句(陈振宇、安明明 2013)，如：

(6) Ho sahintsika va no minia ho very?

我们会敢 疑问词 焦点标记 假装 失踪

([我们敢] 假装失踪吗? ——“我们不会假装失踪”)

维吾尔语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为 -mu ,当它与紧跟其后表示惊讶的 -a 合并为 -ma 后 ,表示对所问内容的惊疑 ,即这一事件是不合理的 (引自力提甫主编 2012 :366-367)

(7) Bayiqi gäp-ni aŋli-mi-diŋ-ma?

刚才的 话 - 宾格 听 - 否定 - 过去 | 第二人称单数 - 疑问

(刚才的话没有听见?!) ——不相信“你没有听见”, 因为这不合理)

还可以采用特别重音来实现反问 ,特别重音的功能有多种 ,主要是表示意外与强化语力 (究竟哪个需根据语境判断)。在例(8)经理的话中 ,强调重音表示对突然事件的吃惊 ,它一般落在 wh 词或谓语核心上 ,从而表明“有人让你进来”的不合理与应予谴责。

(8) 一员工突然闯入经理办公室 ,经理气愤道:“谁让你进来的?!” (引自胡德明 2010)

2. 强化疑问

一个疑问句加上强化语力的标记 ,表示催促或急迫地要求对方予以尽可能完善和确定的回答 ,又称为“究问”。这是因为存在一些事实令他十分意外 ,迫使他试图尽可能地弄清真相。汉语究问标记包括副词“究竟₂、到底₁”、“啊”类语气词、语调疑问句等。实际上 ,在北京话中 ,“究竟”的语气功能并不足够强 (可能是习用已久的缘故) ,因为它可用于从句之中 ,如可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怎样了”“能否成功就看他究竟有多努力” ,所以“究竟”句反问的很少。“啊”类语气词和语调疑问句的语气功能更强 ,反问句很多 ,本文后面再说。

这里谈一个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 ,what 类疑问代词 ,当它单用时 ,常具有强烈的语气语调 ,因此与其正常的中性询问用法不同 ,被用来表示强化的疑问 ,从而表示说话者的惊讶 :

(9) a. What!

b. What! — You are here!

c. What! — Are you here? (引自 Jespersen 1924/2010:471)

b 与 c 的形式都可以 ,因为 b 中后一句 here 有特别重音表示感叹 ,而 c 中后一句有助动词移位 ,其功能既可单纯表疑问 ,也可表示意外感叹 ,所以两句语气功能都差不多。

汉语及方言中 ,“什么 / 啥”“怎 / 乍”两系疑问词都有这一用法 ,独用时表示惊讶 :

(10) a. 什么?! 啥?!

b. 怎么?! 咋啦?!

它们也可以用在所惊讶的命题前 ,这个命题可以自由地使用一般陈述形式 ,也可使用其他表惊讶与感叹的形式 :

(11) 什么? 你还没来!

什么? 你还没来啊!

什么? 你怎么还没来呢!

什么? 你还没来么?!

汉语中有一些中性询问形式 ,如正反问 ,因为一般不表意外 ,故不能进入这一用法 :

(12) * 什么? 你来没来? * 什么? 你来了没有?

据钱鹏 (2015) ,what 类疑问代词的演化主要分三种 :

1) 一些语言始终保持以意外感叹为主的用法 ,如英语 what NP 格式也是表示惊讶为主 ,仅当 NP 为褒义时才是感叹 ,如 What a wonderful world ! 仅当 NP 为贬义时才有否定 Y 状况的

合理性,从而责备某人(不论在场不在场)的意思,如 What a fool! What terrible food!

2) 一些语言既具有强烈的表达感叹的功能,同时也具有表达非命题否定意义的功能倾向,如俄语的 что 单独使用时表示惊讶的语气,что 与其他成分合用时,可以用于感叹句,如(13)a,也可以用于语用否定句,如(13)b:

(13)a. Что за край!

什么 这 风景(多美的景致啊!)

b. Что за новость!

什么 这 新闻(什么破新闻啊!)

3) 一些语言则有用语用否定的强烈倾向,如汉语“什么”单独使用时表示惊讶的语气,但在“什么 NP/ 什么 XP 不 XP/ 什么 XP1XP2”等格式中,主要表示语用否定:

(14) 什么态度! 什么德性! 什么人啊!

这些句子不是中性的,仅当对方的态度、德性和为人十分恶劣时才会使用。再如张晓涛(2011:27-34)发现“什么”句的多种否定功能,而这正与语用否定的多个维度相符合:

(15)a 什么老师(啊)? 她是管宿舍的。——指根本不是 NP 所代表的事物

b 什么老师(啊)? 还写错别字呢。——不具有 NP 所代表的事物的典型特征

c 甲:父亲!

乙:什么“父亲”! 多生分啊! 叫“爸”或者“老爸”都行。——不应该说 NP

三种类型中,第1、2两种最为普遍,如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俄语、维吾尔语、泰语等,汉语所在的第3种较少,日语的 nani 勉强可以算一个。当然,也有少数语言,其 what 类疑问代词只是真性问,根本没有感叹、否定等功能,如马来语/印尼语,不过它会用“how”类疑问代词表感叹,也可以达成本类语用迁移。

四、从感叹到疑问和否定

1. 强意外

有一种“专用的反问标记”,如汉语“难道”,它如何发展而来,至今仍有争议。它在古代是短语,“难+道”表示“难说、不好说”的意思。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难道”先发展为表示“否定性评议”的结构,才进一步变为反问标记(参见孙菊芬 2007)。另一种认为,“道”有“料”义,“难道”即难以预料,虚化为副词后,表示深感意外的语气和情态,再由“反预期”产生反问意义(参见袁劲 1986)。

马达加斯加语最重要的反句标记是 sanatria。它的本义为“从来没有”,在陈述时,不能用在句中,只能单独作为应答语,表示极度惊讶与强否定:

(16)——Efa n anambady ve ianao? ——Sanatria!

已经 过去时+结婚 疑问词 你(主) 从来没有

(——你已经结过婚吗? ——从来没有!)

在加上表询问的 ve 之后,“sanatria ve”的功能就相当于汉语的“难道…吗/么”,主要是反问用法,而且它发生了重大的句法变化,必须前置于句首,如:

(17) Sanatria ve tena sarotra toy izany ny matematika?

难道 疑问词 真的 难 这么 数学

(难道数学真的这么难吗?——“数学其实不难”)

从上述情况看,这种“专用的反问标记”既有强烈的否定意义,又有强烈的意外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一个较弱的“揣测”意义(引自陈振宇、邱明波 2010)

(18)a 难道他是你爸爸?什么都听他的!

b 难道他是你爸爸?不然你干嘛什么都听他的!

“难道他是你爸爸?”一般表示语用否定,如(18)a所示,即强烈否认“他是你爸爸”,从而指责“什么都听他的”这一行为的不合理(参看郭继懋 1997 对反问句的语义结构的论述),但句子的功能在特殊语境中会表示例(18)b的意义,即说话者推测“他可能或很可能是你爸爸”,这样才能解释对方的行为“什么都听他的”的合理性。

揣测问是一种趋向性疑问句。无独有偶,马语中 sanatria 也发展出了推测用法(虽然也很少见),如:

(19) Sanatria ve hamitaka ahy izy?

难道 疑问词 会骗 我 他?

(难道他会骗我吗?——推测“他”这次可能真的骗了我)

上述现象表明,“专用的反问标记”表示的是一种强烈的意外感叹,通过语用迁移,它主要表达语用否定功能,次要表达趋向性疑问功能。

2. 弱意外

在广东话中,与语调和语气词有关的表达至少分为三个:语调疑问句、句末语气词 a4(文字化为“呀”)及句末语气词 me1。其中语调疑问句的作用需进一步考察,而 me1 是强意外表达式,见前节。a4 则是弱意外表达式。弱意外指对命题有基本的肯定态度,只是它稍微有些出人意料,所以需要对方予以证实(confirmation),如:

(20) 九月中都咁多人去 a4? (九月中旬都这么多人去呀)(引自 John C. Wakefield

2014:126)

John C. Wakefield(2014:121)认为 a4 与 me1 不同,不会由惊讶转入强烈否定;只是有所感叹,说话者承认命题为真实的。不过任何意外,即使它十分微弱,也会导致一些向否定方面的语用迁移,而且一般是对合理性的否定,如下:

(21) 咁浅嘅道理都唔明 a4?!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呀)(引自 Yip & Matthews 2001:114)

与普通话的“啊”不同, a4 表达的否定意味较轻,只是一种不满或怨恨,而非指责。并且这种意义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且易弱化为央元音。

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哇”,也是一个弱意外语气成分,据杜克华统计,它的揣测问句子约占 66%,语用否定句约占 23%,其余为祈使。由于“哇”的祈使功能是从揣测问功能发展过来的,所以实际上由弱意外导致的揣测问功能占根本优势,否定功能则一般需要其他成分辅助才能实现(包括特殊语义、“你以为”类话语标记、特别重音配置等)。

(22)a 两个人都转头看着三娃,墨镜的光泽闪得三娃想闭眼睛。其中一个说话了,声音粗格格的有点像没洗干净的毛肚:“你是三娃哇?”——揣测问

b 哈哈哈哈哈,天哥,你以为人家好很爱你哇?——语用否定

3.可变强度的意外

在著名的“语调疑问句”中,若把句末声调提至极高,就表示极高的意外程度,于是句子有事件不为真或不合情理的否定意义:

(23) You've never been to Aust[↗]ralia?! (引自 John C. Wakefield 2014)

Gunlogson(2003:99)认为,这类句子实际上是上升句调陈述句,它很难真正充当疑问句的功能,而是表示语用否定。但当句末声调比较低时,英语还有一种“回声问”,如(24)a可能是有些没说清,而(24)b是要确定一下对方是不是真的在问“去哪儿”,它们表示弱的意外,并具有揣测问的性质(引自 König & Siemund 2007:318-319)

(24)a. I tell you he is a braggart. (我告诉你他是个牛皮大王。)

——He is a braggart[↗] (他是个牛皮大王(吗)?)

b. Where have you been? (你去哪儿了?)

——(You are asking) where I have been? ((你是问)我去哪儿了吗?)

这一点实际上也适用于汉语,下面的几种方言中,句末升调都是表示吃惊、出乎意料,但语气弱一些,更多地表示揣测问,而语气强一些,则更多表示语用否定(引自邵敬敏、周娟等 2010:32、77、111)

(25)a 上海话:侬是北京人[↗] 叫我也要出操[↗]

b 石城话:今年有一个上分数线[↗] 你唔晓得[↗]

c 广州话:佢离咗婚[↗] (他离了婚) 琴日你同佢借钱[↗] (昨天你向他借钱)

正是因为“语调疑问句”在汉语中实际上更多地是表意外,疑问仅是推理意义,所以并非疑问系统的必要成分,一些方言甚至没有“语调疑问句”,如成都话、新化话、宜丰话等。

4.“啊”类语气词

现代汉语普通话及方言的“啊”系词主要是表感叹的语气成分,但它包含“说话者指向感叹”与“听话者指向感叹”两个感叹,因此既有表意外的功能,又有表强化语气或语力的功能。

在用于疑问句时,“啊”至少有三种情况(参看金智妍 2011):

1)用于正反问和选择问时,这些疑问本身就已同时表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命题,所以意外意义难有着落,例如下面对“来”惊讶,则对“不来”不能惊讶;对“不来”惊讶,则对“来”不能惊讶。由于意外不起作用,所以“啊”在(26)组例句中主要表达强化语力的言语态度,即催促对方回答,实际上是究问标记。

(26)a 你来不来啊?

b 你去上海还是北京啊?

c 你去过没有啊?

2)用于特指问时,也可能有催促回答义,但特指问一般都可以提取出一个单一的命题,即使特指问成立的那个预设命题,如(27)a中的“有人喜欢他”(27)b中的“(某人)还不来”。说话者可以用“啊”表达自己对这一命题的强烈意外感觉,由此导向语用否定,如(27)a否定命题为真,意为没有人喜欢他;(27)b否定命题的合理性,意为“不来”是不应该的。

(27)a 谁会喜欢他啊?

b 为什么不来啊?

3)用于一个陈述形式上,对这一命题感到意外,如(28),当句尾韵律较弱(升调)时,是弱意外,趋向于揣测问,即我猜你明天不来,但尚不确定,请你证实或证伪;当句尾韵律较强(非升调或弱降调)时,是强意外,趋向于语用否定,即你明天不来是不合理的:

(28)你明天不来啊!/?

五、结 语

本文集中讨论“意外”范畴在整个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地位、功能与运行条件,展示了它与疑问、否定(消极性)感叹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试图立足于此解释汉语与其他语言中的各种语法现象,寻找语法化背后的修辞语用机制。

在“意外三角”关系中,疑问与感叹靠得更近,它们分别借助“意外”这一桥梁向对方转化,并同时产生或强或弱的语用否定功能。这一点在手语中也得到了证实:上海手语疑问与感叹句都是用“惊讶”这一伴随表情来表示的。与之相反,否定句本身不一定会达成疑问与感叹,因此在图中是单向关系。

本文研究还印证了《马氏文通》把汉语助字(即今所谓语气词)按语气分为“传信”与“传疑”两大类的合理性,马建忠(1898/2008:361)说:“传疑助字六:‘乎、哉、耶、与、夫、诸’是也。其为用有三:一则有疑而用以设问者;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一则不疑而用以咏叹者。三者用义虽有不同,要以‘传疑’二字称焉。”它正包括了疑问与感叹两大范畴,而其中的“拟议”也主要是语用否定(反问)。

参考文献

- 陈振宇、安明明 2013 反问(否定性疑问)的语义和功能——以汉语与马达加斯加语的反问标记为例,《对外汉语研究》(第十期),商务印书馆。
- 陈振宇、邱明波 2010 反预期语境中的修辞性揣测意义,《当代修辞学》第4期。
- 谷 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4期。
- 胡德明 2010 从反问句生成机制看反问句否定语义的来源,《语言研究》第3期。
- 金智妍 2011 《现代汉语句末语气词意义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力提甫·托乎提主编 2012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梁仲森 2005 《当代香港粤语语助词的研究》,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 吕叔湘 1942 《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版)。
- 马建忠 1898 《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版)。
- 钱 鹏 2015 《元语否定研究》,复旦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 邵敬敏等 2010 《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 石 岩 2015 《反问与反预期》,复旦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 孙菊芬 2007 副词“难道”的形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陶 寰、李佳樑 2009 方言与修辞的研究接面——兼论上海话“伊讲”的修辞动因,《修辞学习》第3期。
- 王 健 2013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2期。
- 叶斯柏森(丹麦)Jespersen, O. 1924/2010 《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何勇、夏宁生、司辉、张兆星译,商务印书馆。
- 袁 劲 1986 说“难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 袁毓林 2006 论“连”字句的主观化表达功能——兼析几种相关的“反预期”和“解—反预期”格式,日本《中国语学》第253号。

- 袁毓林 2008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当代语言学》第2期。
- Aikhenvald, 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ksu-koc, Ayhana A.; and Slobin, Dan I. 1986 A psycholog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evidentials in Turkish. In: Chafe, Wallace; and Nichols, Johanna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p.159-167.
- Chang M 1998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aiwanese kcmg in relation to its grammaticaliza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pp. III,27.
- Comrie, B. 1984 Interrogativity in Russian, In Williams, C. ed., *Interrogativity: A Colloquium on the Grammar, Typology, and Pragmatics of Questions in Seven Diverse Languag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p. 7-46.
- DeLancey, S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 33-52.
- DeLancey, S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 369-382.
- Gunlogson, C 2003 *True to Form: Rising and Falling Declaratives as Questions in English*, New York: Routledge.
- Heine, B., U. Claudi & F. Htin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ll, Nathan W. 2012 'Mirativity' does not exist: hdug in 'Lhasa' Tibetan and other suspect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 pp. 389 - 433.
- John C. Wakefield 2014 The forms and meanings of English rising declaratives: insights from Canto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2), pp.109-149.
- König, E. & Siemund, P 2007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In Shopen, T.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2nd edition) Volume I: Clause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76-324.
- Lazard, Gilbert. 1999 Mirativity, evidentiality, mediativity, or other? *Linguistic Typology* 3(1), pp.91 - 109.
- Matthews, S 1998 Evid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Cantonese: wo3, wo4, wo5!,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pp.325-334.
- Meyer, B. F. & Wempe, T. F 1947 *The Student's Cantonese-English Dictionary*, 3rd ed. New York: Field Afar Press.
- Traugott, E. C 1999 The Rhetorical Counter-expectation in Sanantic Change: A Study in Subjectification, In Blank, A. & P. Koch eds. *Historical Semantic and Cogni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Yip, V. & Matthews, S 2001 *Intermediate Cantonese: A Grammar and Workbook*, London: Routledge.